

畿

輔

人

物

志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四

北平孫承澤著

劉副憲效祖

劉效祖字仲脩永樂中徙其始祖自濱州實都下占籍武驤左衛祖達以明經爲御史大夫效祖在襁褓卽喜弄圖書早善屬文中嘉靖庚戌進士仕至固原兵備副使歷任著有政績及解組歸闕日涉園陶情觴咏京兆首善地關專誌京尹敦請徵載筆適督府以薊門邊乘先聘之因而知檀州作關鎮志凡三閱

歲以是得縱遊諸塞所至輒有紀一日聞上問其姓名有詩云更生雙鬢已蕭騷敢謂文章擅彩毫過誤偶承明主問因緣不是鬱輪袍所著有四鎮三關志十二卷春秋稿二卷劉仲脩詩集及文若干卷塞上言一卷盛世宣威濤時行樂二卷燈市謠長門詞二卷雲林和稿空中語短柱效顰閒中一笑裁冰剪雪都邑繁華蓮步新聲共七卷行于世

魏侍御純粹

魏純粹字乾仲別號見玄栢鄉人少司馬槐川名謙

吉之孫也司馬以御史歷官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
三邊時當多故公能詰戎繕具邊陲寧謐歷二十年
無兵戈之警時論稱之至公登萬曆甲辰進士初授
陽武縣知縣以才幹著聞直指使者薦循良第一適
永城河決民苦昏墊乃借才調永公下車相幾宜施
濬築水迄循故道向東救水中男女以千萬計議開
荒十二政做古井田法勸渠井都保爲均田給牛授
餉開荒三千頃是歲麥兩岐民歌樂之曰永清堡北
岡後麥穗長皆雙偶魏公之澤真不朽直指使者又

薦公河南治平第一庚戌選授山西道御史侃侃條議皆中窾要不一謁權貴出署閉門焚香讀書而已時仕途紛襍邪正相構已露幾牙公遂以父病堅乞歸侍其疏云有子而不奔父之急則世間安容此子有臣而不盡子之道則皇上安用此臣不候旨竟策蹇歸家居最久臺劄屢催竟不出至癸丑卒千里公學術純正得之家傳父樂吾先生嘗著養生弗佛二論其言養生以習靜爲主無取乎呼吸吐納之術尤戒任時醫其言弗佛謂禍福怵誘愚人儒術明則異

端息公受先人之教戒家世不得用浮屠極爲高陽
孫愷陽先生所重平日留心經濟謂定國宣威當以
兵屯爲勝故所著屯兵開荒諸議鑿鑿可行未得竟
其用人惜之余過永城父老猶有道其遺事者謂公
爲令時適有遊客暴卒所携貲甚厚然不知其姓氏
鄉里人謂公舊例屬無碍宜佐公費公曰物各有主
生死以之乃盡以賑貧民自出已貲爲置一碑勒曰
遠人無名氏之墓且爲之銘今道左遺碑在焉公真
有古人風矣至于士大夫不爲方士所惑不溺于浮

屠邪說者尤難其人公高見卓識又豈近人所能及
百世所宜取法也

梁中丞應澤

梁應澤字射侯別號懸黎宛平人乙未成進士丁父
憂戊戌服除授戶部主事爲部尚書所器凡章奏皆
屬之壬寅出爲徽州知府時徽苦礦使又俗健訟公
首厲威嚴持寬大緝猾胥校籍稅奄害民者寘之法
郡例以十歲核富民之市產者稅其價什一解部充
邊餉奸弁通礦奄誣徵寧匿契稅十五萬前撫按不

能執以四萬二千五百有奇進充左藏奄涎視未已
後撫按又將應之公申明續收類收之別以滿解隨
征爲續收得貯庫九千三百有奇速解部充餉絕奄
覬覦因條陳十年滿造始類征以解無先期懸貯以
杜非望著爲令奸民汪某指仇家程氏山木爲己產
獻闕下屬江西稅璫董其採辦轉展無所得因誣販
木他商與其仇同姓者指爲窩採轉變奸利公分別
明確釋仇與販商坐誑奏者稅璫復窮治奸民波其
族使以木代輸公復爲分豁免汪氏無辜數百人自

疏題允豁郡額織造留四司班料匠磚之半當之後以轉造增派議徵於田公請全留四司料免派五萬兩然是時奸商請以織造歸內監歲可得羨餘若干公言內監每以驗駁扼有司苛擾不便民請如其議併機匠歸監使自募解公前後執法與奄抗守徽州三年盡謝筐篚時徽寧道缺以公攝將卽真矣而廷議擢公爲河南副使掌兵屯鹽驛至則甦驛疲裁抑過客如制汰宣府衛軍教以騎射火器陞降其餼以示鼓舞因以其卒命涪川知縣李聯芳擒巨盜三紅

四紅散其黨儿蔓延二載至公始緝時河防水利大
梁睢陳河北等道缺官皆以公攝案牘山積判決詳
敏久之積鏹盈萬吏持簿進曰是應取公曰吾攝官
非攝庫贖也適巡按某常誣某都御史以貪汙事公
極稱其清忤巡按意已酉巡按改南直督學御史遂
用南計典及公公奉母歸養吏部理公在辛亥復以
公爲陝西鳳翔平涼道副使平涼有韓藩宗人數萬
食祿不給常買佃民田田入朱邸有司勢難履畝徵
解多逋備累小民公建議倣古限田法以將軍中尉

等其爵至二十頃五頃爲限以田均差與民同有奸人構富宗於韓王矯王令鼓宗千人籍其家乘機標掠人情洵洵公立擒首惡餘黨俱按治如法韓宗以安公常曰韓宗固難治吾法裁恩施均其苦樂至誠以感之吾不以宗治治吾民耳公以固原涇州平涼三州縣峻崖深谷獷獬山沒乃相度防守增設兵馬建墩堡練義勇條上土達班軍屯田鹽法會苑馬寺缺又以公攝公陳馬政八議叅酌古今御史張忠烈公上其議皆報可甲寅撫按疏請以叅政加銜留任

丁母憂服闋補山西河東道叅政又三年陞雲南按察使紀綱大肅禁漢人之爲構繫於生熟夷者重其法先時公在山西以卓異舉而是時朝貴以鄉人屬公公不爲地是年爲天啓辛酉雲南撫按再舉公卓異而朝貴適巡撫山西遂以辛酉計典復調公爲陝西平涼叅政是時公去平涼十四年法弛宗悍民不能堪靈臺縣民聚衆數千驅宗之隸其土者公至按戶履畝問民田入宗宗田入民之數爲宗別立里甲以周知祿秩之有無多寡與徵科之準令宗田與宗

質賣禁民之售田於宗者復申禁於宗有逋課則奪其田以歸民無所假特有司以宗多逋賦因以祿準賦過則歸其祿之盈於宗不及則追賦之餘貧無立錫者祿如故歲久有司不省視併貧宗代富宗之徵額溢扣三千九百七十兩有奇公覈其狀扣祿與賦準使如舊式先時公在平涼建宗學至是復立苑寺學於平涼明年以按察使改江西九江道時魏璫壽縉紳江西尤甚守土者雖境內大儒名賢無敢通盟好公不爲憚時表式其間浮梁太僕黃公中介以甲

子緩刑疏忤璫意拷掠汪文言誣賊二千公獄其獄
詞隱然言外時追比甚亟太僕罄產不能半輸公復
有所贈助竟獲免乙丑改河南右布政使晉河道事
明年改山東左布政使東以連賊添設兗東兵防天
啓六年兵部以東事增置德州援兵兵餘解運米豆
海餉登州兵餉事出近例無額編皆仰給藩司公以
抽借二議措置援兵二千其法於濟南東昌武德青
州海右兗東西道十三營存留壯勇各固根本汰老
弱什一抽餉解德州供募不足則借扣府州縣之冗

役兵餉不增人情悅服其時毛文龍借牽制爲名先後請增餉歲至五十一萬兩米二十餘萬石布二萬疋至是復大言請餉百萬構巢而徹天津東充磁州真定兵以其餉餉海外部議將從之公言充東設兵始於蓮賊給餉五萬爲防守且數處皆帝畿運道股肱咽喉地近者漢盜起賴濟充曹臨四地稽兵剿定之充餉不可徹議上得寢然公嘗言登州營兵餉厚於官寇履倒置兵官太多十年九牧糜餉不貲而兵益驕橫宜爲之訖及壬申登兵亂卒如公言首州民

產獷類麟將奏之公以水旱頻仍執不可當事者不能奪丁卯三月擢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六月抵鄖時以有感時事應詔陳言天下大計兵餉爲先宜使戶兵督撫合爲一人內外合爲一事又言毛文龍非有大志當核其用兵幾何駐兵何地督師受上知遇度兵力未厚不能大舉宜休兵屯田生聚教訓無專倚辦于餉以寬民力上溫旨慰勞卹自成化初年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始設鎮旋罷旋復事權稍輕武備浸弛額餉一萬六千以前撫奏銷

所餘無幾標兵僅三百兵衛所逃亾強半公至鎮卽
條上兵傘餉寡軍驕吏歲七議爲綱繆計得報可申
飭未幾爲崇禎己巳叛將結流寇出沒漢中興安西
鄉城固漢陰之地公知劉公應迺之才委署關南道
授以事權卒能盡其方畧俘斬無筭殘寇奔入四川
界中復自川入漢公策其必返與劉公計偕撫行勦
兵旣集疾走一晝夜圍之大安盡殲降其衆未幾都
城戒嚴天下督撫赴援公最先會解嚴上令公歸鎮
留郟兵駐近郊公復疏辭部餉自離鎮至班師通計

食餉四萬三千六百有奇皆以捐括抵補上溫旨褒
嘉敕天下援兵餉例如鄖撫議着爲式三年考績加
中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時南陽加派倍于
額征裕州唐縣內鄉尤甚公爲疏允減餉一萬五千
四百有奇未幾復奉有新派三釐之旨公復爲三
議以請上從公第三議均減三萬有奇寃人至今誦
其德四年六月四疏引疾歸里七年正月卒於保定
之私第公內行純至事父母孝每以不及奉贈公鍾
釜爲恨同母姊老寡無所依迎養于家自成進士至

終官遊宦三十餘年爲治求實用不飭文具爲虛聲
以欺世在東省時崔文昇李明道奄燄方盛不爲少
屈初任鄖疏稿不一字稱逆魏功德所著有守徽錄
關西未議涇原考臬晉議東藩稿撫鄖疏州國朝成
憲考人物志朝政記宋韓忠獻李忠定二大臣經濟
畧藏于家

王方伯愛

王愛字仁甫別號涇谷萬曆壬辰進士公修髯嶽立
瞻視如電談古今事動中窾會值盤錯游刃無間始

爲潞安司李獻獄平允一意謝請託雖忤權貴不卹也旣遺臺省得版曹欣然曰馬自千里亦何苟必立仗乎旣以兌鹽往浙江諸兌蠹立掃歸給軍士布花覈虛濫者將萬人諸衛帥望公心戰公以是度支著於三輔於時邊事亦已肆而廣寧伯與諸債師相餽率空藉以庚癸爲跳號當事欲核遠餉度廉辨無如公者公見諸曹郎望遠左纍足亦自謂真無如臣者矣予嘗稽故牒遠東西戍不上九萬餉不上六十萬而公所清徹浮寄者至二十四五萬於邊計裨益誠

大當道擬以卿寺優公不受也量加級出備兵陝之
廊州兼理靖邊靖邊敵出入時北狎欵久無事而
火落亦以孽種犯安寧諸處公會杜將軍松出方畧
邀之斬首敵二百七十有奇鹵獲無算先是獯賊聚
於真寧公親至其帳滅其渠散諸黨從衆無譁者
日過花馬池遼敵踰墻進見公麾蓋羣下馬拜曰不
圖今日見一大人公以是制勝聞於朝宁甫奏績晉
右布政而公遽盡瘁以歿嗚呼公敷歷中外幾二十
年湛於道德爲文章深疑如淵岳而僅以戎賦顯敬

且未竟今天下固苦無治戎賦者也然不得其深巖
之意卽繭障猶之亂絲耳公嘗有史論數卷率卓越
創於時旨問稱漢司隸王尊劾丞相衡御史大夫譚
阿諛不道以諷近世之事又言薛宣論陰陽不和罪
繇苛吏馬融論救世在理財足民爲詭隨邪說顯叛
經教見之者咋舌也公子崇簡以文章行誼聞天下
米太僕萬鍾

米萬鍾字仲詒生有異質及長孝友備至於書無所
不讀自其少時文章翰墨之譽已流天下以萬曆甲

午魁本經明年成進士丙申令永寧丁艱歸癸卯補
銅梁戊申調六合庚戌爲廷評進計部郎出藩浙江
觀察江西彼時逆璫魏忠賢矯竊擅政黨禍大興而
江西爲甚先是奉常黃中介先生以甲元疏請緩刑
小人以爲此熊江夏說客也忌之至是褫冠卽訊賞
公讞決公曰璫猶狙也請得以狙公之術制之乃曲
列其辜遂下死一等奉常卒以是得不死尋擢山東
右轄彼時璫燄愈烈公居京師與璫鄰璫目不知書
而浮慕名士求公書翰再三卒不應已又屬其私人

謂公卽少曲却上卿開府可得也公笑曰乃公卽欲
富貴少年時稍垂項沒肩上卿開府遂已十數年今
老矣豈有三十年共美垂老獻笑者乎拒之甚力璫
大怒然猶未有以中也會公從江右歸道經南京時
中貴人守備於斯者方爲璫構祠祝尸聞公至大喜
使使奉幣求公數言彪炳上公者公怒斥其人去中
貴人恚甚以聞璫璫怒益甚乃嗾其門下御史倪文
煥疏叅公黨人魁也削籍爲庶人公遂不敢居京師
南北靡定浮汎江湖間戊辰以新命牽復又三年始

補太僕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其鼎烹宴饗之物必親必敬曰此以飫聖躬者飫聖心公原奉旨以三品起用者而不以崇卑介念隨事盡職如此未幾病作不起朝野惜之公繼配陸淑人有士行公以避璫禍南遊留淑人清源公子壽都應試抵京諸奸黨爲發室取子之謀者中夜奄至壽都踰垣走潛避清源泣告淑人恐禍及淑人夷猶曰若能爲卞壺子吾卽范滂母矣夫何慮哉公病時淑人日夕呼天號泣請以身代革之日一慟氣絕稍甦諸子泣慰進湯七揮之

于地再慟而絕嗚呼此真公之配也公生平好石所蓄奇石甚富人稱爲友石先生有客從房山來稱其陰有周口山多產佳石公往搜之得穎甚異發頂及踵果得長者博四五尺脩三丈許三休而致之恐力不足辨乃束牲載書就石而告之曰惟予之於公也素性敦好氣質攸同爰求於山乃年見公唯公之於予也自啓雲闕不靳一班爰茲披塵得覩道顏予旣於公爲夙契公宜爲序而出山云何屢懇不即慨然旣聞卽次復遲且延豈謂小園之無地異空山之有

天予則有平原茂對中精花媯良辰勝日佳客名賢

或袍笏之肅拜或貞事之聯翩或嘯歌之驅就或樽

俎之留連視爾山中孰全孰偏又豈惡石工之佻巧

良用大之不情予則有酒侔笙侶雲幄松嶠自然導

歎百態岐嶷且物有用而功宏道有用而名成不鍊

緇補天之績不鑄晦磨崖之英視爾山中孰重孰輕

石乎石乎何濡滯而不行於時公方視權清源未竣

斯請乃蓋白茅休石於良鄉之道左甬東薛岡見之

乃代爲石報書公見其書復爲文以答之詞甚美長

安傳爲佳話李成院爲園於城西之海淀極其宏侈
公作園其傍林屋橋梁略加點綴遂與爭勝公家有
古雲山房中貯名石三客至壺觴嘯咏自取所藏小
石娛客數十往回不倦所著有澄澹堂文集十二卷
詩集十二卷易義四卷象緯兵鈴十二卷石史十六
卷南北宮詞二卷琴史八卷弈史四卷篆隸考謁二
卷

馮中允有經

馮有經字正子京師人萬曆己丑進士戊戌以右中

允充東宮講讀官一日講官進拜皇太子偶不爲起
公奏曰臣等承乏奉皇宮輔導無狀致殿下失起立之
禮敢請其罪光宗改容謝之公事母甚孝立身謹飭
人以孝義稱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五

北平孫承澤著

崔太宰景榮

崔景榮字自强大名府長垣人登萬曆癸未科進士
選平陽府推官以治行入爲四川道御史時青宮久
虛中外危疑宦官張鯨怙寵構隙舍皇長子別有所
屬御史何出光疏論不報公列鯨不法十二事上知
其奸下法司治罪次年遂定儲位公直聲大震己丑
巡按甘肅時洮河動之疏叅弛備諸文武將吏以爲

和戎忘戰之戒因四事一決和戰之盟一約回

巢之期一杜蠶食之漸一寬啓釁之罰又復因條陳

六款一蠲免賑卹被掠地方一勞來安集築墩設塘

脩城濬池一添設總兵於臨洮增兵餉驅莽揜二川

之鹵一嚴禁客兵騷擾一以戰之勝負行賞罰不以

賊之順逆爲功罪一革棉巢又條議十二事邊事外

指掌於是河隴之間疎弛已久始知有法不敢狂款

忘職公至鞏昌臨洮烽火甚急人謂公無守土責可

甃移秦州公曰吾以巡方至聞警先去何以飭衆遂

躬乘城督將士治戰具賊越涓源去鞏昌僅四十里
聞有備遁去辛卯按楚時值水荒題留事例銀三萬
賑之又議允漕於城陵磯翟家湖數里泊舟則於巡
檢司岳陽驛以避洞庭之險時李經歷德以建德
詣何照磨選以薦鄒公元標降公俱以賓禮待之人
訝其過公曰吾爲天下培正氣也以病歸起補河南
道會吏科林材建言忤旨包見捷請罷礦稅觸聖怒
俱從降調科道公疏申救復罰治之公抗疏陳古來
禍敗之源天下騷動之勢人心離亂之機亟言礦稅

不可開內臣不可縱言甚切直不報尋以母訃歸起
按四川時播亂孔璋上起李公化龍討之朝議公久
在邊方諳于軍機且與李公同梓里謀斷可無互異
上亦知公能辦賊特賜璽書畀公監軍事甫開命卽
移咨偕李公駐渝城渝去賊穴近人皆震恐思竄公
多方撫諭渝人始定時諸帥見賊勢猖獗縮胸不
前大帥劉綎以赤隄玉帶爲封公壽封公峻却之公
特糾其跋扈狀復叅吳廣諸大帥違制養寇諸罪悉
奉旨究處劉吳素勇善戰然驕蹇不易制公首劾之

諸將軍始股栗決意殺賊時有議借安氏兵爲援事
平許以地公力言不可我兵自足破賊亦安用此以
稔禍也及播平請停全蜀行刑金採木開礦之役蜀
賴以安公臺資十八年又以平播功陞太僕寺少卿
庚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自時劉亂後
衰颯特甚諸屬酋每陰從銀定搶掠我弗能創彼益
驕乃嚴諭將領毋致養亂邊人夙聞公按河隴時事
相戒勿犯公法亡狗大舉犯六羊河口乃親督叅將
潘國振出奇扼之大捷者三斬級一百七十有奇奪

獲馬馳七十有七輻重器械無筭驚惶奔回偵實卽
革屬之賞相率悔懼誓與銀錠絕公切責之與之
約勒石邊界而銀錠計窘糾諸酋稽顙求欵始許之
因革反成二歲市賞以爲生事之戒環鎮牧場計三
百餘所皆附郭沃壤悉爲諸弁吞占乃移牧山南去
鎮七十里每警報狎至牧馬不能呼集擄置册檣
盡復之立石誌焉寧鎮遠在河西督學使者累歲不
一至諸生多廢學挾持官將無所顧忌公疏令河西
道攝學政立課程以教習之立武學令習鞬鈴以儲

將材開荒地六萬餘畝積穀二萬餘石以備軍需在
鎮三年尋陞兵部右侍郎會延鎮吉能等挾款來補
八年市賞延撫遠以一年兩市請公疏駁之曰祖宗
令甲嚴禁馬市專主戰守正恐恃和款_也武備也_也
循兩市之請則要挾得志其氣日驕益輕中國矣卽
許延鎮能保寧鎮不借口各邊不比例乎莫若以飽
敵之資飽士俟其來犯重創之而後聽其乞款則一
市之議可決疏駁者三並移密札撫鎮爲指陳方畧
未幾大舉入犯如公指大敗之乃懼而求市不敢作

兩市之請而各鎮俱帖然矣。真帥沐猷先以武定失守，被逮有旨令其父昌祚視事。復出中旨令其子啓元代管祖孫金鎮，非制也。廷臣力爭之，不得。公遂列啓元罪狀以聞。因言：「漢專利害社稷大計，沐氏禍福語幾千言上，可其奏。竟用昌祚鎮焉。光廟在東宮時，叅將杜逢春謀陞副將，徵令旨諭閣臣。勸公推祚公以斜封墨敕，非盛世事。竟不奉令。駱馬侯拱辰爲其子昌國求賜職銜，奉壽陽公主祀，得旨與做都指揮使。故都督鄭國泰妻爲男鄭養性乞襲父職，得旨。」

襲左都督公執奏爵人之典君不得私其臣父不得私其子皇上奉天無私柰何以犀玉之榮輕加孺稚之子乎又言祖制當遵私請當抑戚畹不可僭越寵祿不可妄干上感悟遂中寢會吏部侍郎缺衆謂非公不可御史潘汝禎輩憚其清執以隱語中公公遂請告歸已未北邊順義素囊構家難爭市賞順義不貢者九年廟堂憂之廷臣復推公公欣然履任進諸道將諭之曰宣雲款久備弛戎每窺隙欲借事敗盟今毋再言款惟有飭防待之因令各邊修城堡練軍

士精器具實儲糈爲戰守其邊外楫服乃共矢誓定
進貢之期尋陞兵部尙書時東事已不可支而行間
文武將吏又非公所選用動相齟齬深以爲憂袁經
略應泰誤用收降之策沾沾以爲得計時公病疫得
其報驚曰遼事危矣抗疏止之反復駁正長安謂公
太過以經畧爲是亡何降丁內應遼陽先守自劾
褫不允力疾入署調諸鎮兵赴援劾罷一逗遛之巡
撫人心振肅旬日之間兵出關者十八萬有奇平日
持論切直久爲人忌適有奸細劉保之事遂以攻公

公引疾去甲子冬起復吏部尚書時逆奄魏忠賢擅政錦衣田爾耕爲奄爪牙預朝政橫甚及以同鄉來謁公拒弗見爾耕深啣之次日疏陳用人之道謂宜絕請託捐意見先才望而後資俸務使循緣路斷見之而奄之私人不悅也當公未至奄使人掃一居停以候公婉拒之曰吾隻身來無庸私寓遂入居官署中凡司屬出入有稽一切餽謁不得通是年計事肅然更念人材難得不忍以一青銅之雖經叅糾亦必節取予以更始之路熹宗幸太學奄欲於習儀日

先聽司成講書公諷之曰此唐魚朝恩故事柰何效
之事遂止明日駕幸彝倫堂大僚賜坐及茶庵命剛
之示裁抑公執不可乃如例賜之三月當考選庵欲
減其員額以示阻抑公謂臺諫天子之耳目公議在
焉柰何減之再疏爭之不報乃分兩咨考之於所定
四十人之外復取十一人亡何庵復劾請別地於
用人如浙直則半用之江楚秦晉則全不用公與抗
論天之生材原不擇地大省風爲材藪今錮之安所
取材小省間出一材尤當破格錄用以稱天地鍾靈

毓秀之意今謂某省可某省不可非銓敘法又議起廢添註京堂數多更行澄汰以黜異已公謂如此必部院科道發訪會舉是六年外又加一京察也非祖宗朝法不可況起廢諸君子淹抑既久不得不超次擢用人多缺少又不得不署以空銜添註且其人皆仗節敢言之士皇祖彌留時爲賜環正欲留爲新皇之用此正古疇咨訪落之典柰河汰之以邁軸終一日經筵畢逆奄傳內閣留六卿議事公曰吏部事體與司禮無關涉竟出奄見公歸目內閣曰彼豈謂吏

部無弊耶時會同五府議新寧襲爵事方新寧故時止遺妻子譚弘業新寧夫人張氏英國妹也妒非已出欲別選族之富者爲嗣英國具疏袒其妹奄意亦袒英國衆莫敢決公乃指天日謂新寧既有血胤何乃以小功之姪襲爵且英國宜迴避不宜同議而襲事遂定逆奄欲鍛楊公漣左公光斗獄公再三申救不報公杜門求去疏九上始得請將出國門以手書遺內閣謂昨見爲楊左上揭午後何復有嚴刑追比之旨如是則二人必死死則關係聖德不小幸公極

力回天不佞行矣病亦且歿忠告止此內閣乃以書遺奄而御史倪文煥承奄風旨論公爲東林黨人奉旨削奪奄使人偵其行李蕭然家居未見一客接一刺設一讎也巡方受指欲構公無所得乃已崇禎御極逆奄伏誅戊辰復官補給誥命給事中章允儒等薦公謂當舉國如在之日獨立不懼可謂得公之大者矣歿贈少保朝野以未得起用爲惜公光明駿偉不與人苟同剔歷中外五十年忠勤之績孤介之操始終不渝雖古之名臣何以加焉長垣彈丸地大司

馬李公與公一時竝出而品誼才格相同斯亦古今之奇矣論材於神廟之後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丁學士乾學

丁乾學字天行號自庵原籍山陰徙居於北遂爲京師人公生而不凡所著詩文自成一家不肯寄人籬下行止磊落駿偉有國士風萬曆己未成進士聲名噪甚人以爲榮公愀然曰讀書中第此尋常事有何足羨但賢奸莫辨此時事大可憂者挽回之術正在我輩一登仕版乾坤重負自此擔矣是年秋選庶吉

士辛酉授檢討壬戌分校禮闈得孟公兆祥許公十
柔甲子典試江右又得艾公南英黃公端伯袁公繼
咸程公岫一時稱得人逆奄魏忠賢擅竊國柄虐焰
日張公憂見於色每退食杜門撫胸拍案慷慨唏吁
家人莫測所謂也會有典試之命謂詞臣以文章事
主葵藿之誠當於試錄發之或得賜乙夜之覽萬一
感悟不然公言之天下以當討賊露布耳時楊忠烈
漣方上二十四罪疏和者羣起工部郎萬公燦言之
尤切遂死杖下燦江西南昌人也公試錄序舉李時

劉球鍾同爲比因言二百六十年何大匡球大議論不自爾鄉山所以推重燦甚至復引無面從語戒諸士勿謂舉朝抵謫上不卽下有所摧折以是自諉謝豈通國爲皇上陳鞠人伎忒之詩有不沛然以從策問以盜賊羌戎闔豎竝舉終言天子神聖近聞有合朝陳罪罍至有斃杖者倘亦古人聿脩厥德之意逆閹目不識字試錄進呈不知云何其黨持以語閹因切齒公百計構隙必欲致之从法而後已時有密報公者公撫鬚口等从耳从佞寧死忠乎予擲管之

時蚤知爾爾又何何刑餘之人求生而羨獄吏之尊
耶俄南臺疏糾省直諸典試臣語譏上公者遂矯旨
奪其官奸黨高守謙故公僕也至是冒錦衣衛籍借
勢恐喝欲得多貲以爲之地公叱曰詞臣以文字得
罪生死惟君父命肯以賄全頭顱哉守謙忿忿而去
次日假稱緹騎來逮直逼公室公曰臣得歿所矣俯
伏就逮聲色不動羣惡狂毆恣掠至身無完膚骨皆
寸裂而去已而知其偽然坐是竟不起崇禎初詔下
法司守謙伏誅餘黨遣戍贈公侍讀學士公爲孝廉

時讀書黑山寺經歲不歸家布袍糲飯嘯咏抱膝齋
中其得力於學問者深矣宜其視奄輩如腐鼠視生
死如旦暮嗚呼士有不澹泊而能明志者哉余著公
小傳夢公揖予且向之索燭寤而思之燭所以照幽
也意公尚有遺行未盡昭揭者乎尋當訪之知公者
悉書之

孟侍郎兆祥

附子章明

孟兆祥字允吉別號肖形河間府交河人甫弱冠登
萬曆乙酉賢書先是夢詣上帝所檢閱陰騭籍公名

列第六榜出適與名次相符天啓壬戌成進士授大

理寺評事逐日細閱中外刑案以佐大廷尉平友人

嗾其勞公正色曰居官盡職人卽不畏明督獨不畏

幽責乎丁卯典試事於弱時逆閹虐焰止熾諸士草

茅忠憤試策中多有直據胸臆者房考過爲逡巡公

輒曰此劄毅有骨正可收之爲朝廷用豈可自爲顧

惜失天下士人服之公胤名章明亦以是歲中於北

闈會吏部司官缺輿論屬公已歷四署員外宿弊一

清署考功時同年科道代吏員求題冠帶公一切弗

應衆恚甚踰月前事爲緝訪者所發代題功司及關說科道數人皆落職向之恚者皆服公之遠識也崇禎辛未會試分闈後給假歸里居杜門人罕識其面戊寅起考功司郎中時方苛刻所議不當旨輒負罪去人視爲畏壘公不避難不市譽一以平恕處之凡奏牘八百有奇咸得報可時黃公道周以言事忤旨下部議輔臣溫體仁素不悅黃公使其腹心僞以上意相恫喝令覆疏重劄之公憤曰事卽多掣孟兆祥豈可以威懾者乎吾持吾心焉耳不敢負名器私黜

陟無以謝天下黃公卒得無忿於是側目者陰叟公
尋降行人司副處之穆如由光祿太僕而通政癸未
陞刑部右侍郎子章明亦成進士人皆爲公賀公愀
然負重憂語人曰家事小獲何能博國事大失耶雖
職在刑名而各鎮虛實強弱與夫順逆驕輒之情形
瞭然指掌每言及不勝噓嗟流涕豫製漆棺一具貯
之邸中致身許國蓋其素志矣甲申逆闖逼京公分
守正陽門從僕勸公躉歸私寓公叱之退謂社稷丘
墟何以家爲吾今得歿所遂冠帶北面再拜涕泣逆

下曰臣負君矣遂自經時年七十有三家僮奔告其子章明南向哭拜曰事急不及往殮大人遺骸卽當相從地下耳其妻王氏板泣曰夫死忠孝妾當先夫歿節公曰若是吾願足矣夫婦從容就義僕婦左氏亦經於側章明字顯之別號綱宜歿時先題曰敢有毀侮吾屍者吾當爲厲鬼誅之其英烈如此

劉學博廷訓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少與弟廷諫博文矯行自相師友廷諫登進士爲吏部公以歲貢謁選得河

聞之吳橋訓戍寅十月大兵入畿南吳橋令謀棄城
走公要止之率衆以守凡三月初以偏師來輒引去
已而盡銳力攻令絕城遁去公入學舍麾其妾趣去
我將歿此屬其稚孫名增者於所善僧隆貴介而趣
南城誓守者曰守歿逃亦歿曷若守死爲滿城忠義
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歿守三日夜城三隅擾亂獨
城南晏然大兵內薄而登如墻引射矢注衣甲血朱
殷穴胸而出濡縷屬於屢公猶強自力束胸拒戰連
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殮面如生鬚髯奔奔

音事八卷三
卷十三
一
奮舉喪之歸也諸生及閭左數百家道哭遇車兒童
備保皆剪紙買漿以奠公與人交無貴賤賢愚少長
處之油油然好談人善盱衡抵掌噴涕噴溢頰頰否
則瞪目顧視一言錯誤面目憤起歸自刻責者累日
蓋樂易樸誠謹畏人也其臨大節倜儻自力如此公
死昔年六十有五

吳知縣從義

吳從義原籍山陰以其祖爲賈京師遂入大興縣籍
少好氣節爲諸生時疏蔡魏忠賢以是知名貢入太

學四十成進士授長安令時流賊猖獗從義城守甚嚴繼娶胡夫人送至署中家人以花燭請從義曰今何時邪而暇爲此其遲遲新人到署二十餘日不一顧及城陷從義神色不改長安吏役俱令携印出走從義曰城亡與亡吾將安適留一門子語曰汝素忠謹吾當投井以報天子汝報吾家新夫人尙未成禮可避其母言畢投井死流賊入城知令處叱兵丁毋犯其署且給之餼家人得無恙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六

北平孫承澤著

朱中丞之馮

朱之馮原名之裔字德止別號勉齋順天人甫弱冠
卽登賢書天啓乙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督權河西
務事竣羨餘強半胥役以陋例請正色叱之入之公
帑以備縮額時逆奄魏忠賢用事遣其爪牙督理漕
事勢張甚公畧不爲禮其人見公少年風骨稜稜咋
舌而去丁卯丁父艱歸里襄事後鍵戶讀性理諸書

每言爲聖人之學者舍此無錄昔薛文清公爲御史時巡歷之暇輒手錄性理良有以也庚午服闋先是逆奄時三殿工成羣臣濫冒加級公在疚未及加至是應補公上疏辭有相忌者遂降浙江布政司理問未幾陞行人司副轉陞刑部主事晉員外郎中清執之譽著於一時司寇倚之如左右手甲戌陞浙江僉憲丙子陞山東少叅仍兼僉憲分巡青州時海右戒嚴公率屬沿岸修治墩堠造甲仗火器以萬計沂水爲一盜事株累無辜幾傾一邑公設法獲真盜一訊

卽服無辜者悉釋樂安縣土豪李中行冒竊衣冠以
貲雄閭里交結有力者以爲與援公廉其私通海寇
搜獲硝黃數艘立抵於法有力者借聲勢撼之公屹
不爲動戊寅陞山東副憲奉兩院委以進萬壽表入
京時大兵次薊將薄山東公乃寄家眷於歷下算騎
北上巳卯正月兵圍省會公妻馮氏寄其子於衙役
家又奉其姑李氏於委巷從容拜別及聞城破投井
而死姑聞媳死亦絕粒死公聞變亟奔至歷扶柩徒
跣入都葬畢構茅屋於墓側不几不榻晨昏呱呱而

泣三年如一日也辛巳起補山西副憲分巡河東道以馮宜人節烈不復娶赴晉無一姬媵相隨而衣布茹素猶如廬墓時也河東與秦豫接壤烽火日照河干公飭備甚嚴民不苦賊宗室朱全宇招納凶命焚掠村社遙與秦中之賊通線索撫按以其宗室不敢問公知廢弁謝鳴進與其相善乃名其媵前諭以大義遂擒宇而殺之四境帖然時晉撫蔡懋德留心理學公當戎馬倥偬時建河東書院與衆子衿講解經史以墓所所著在疚記與蔡公遙相印正壬午賊事

孔亟上命廷臣各舉知兵者衆推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大宜爲重鎮積弛已久公抵宣卽簡將領之庸怯者核糧冊之虛冒者一一入告衆爲肅然未幾東兵入口陵寢戒嚴公躬親環甲進關防護上遣內臣慰勞賜銀幣又分犒諸將卒兵退公還鎮時宜鎮兵餉久缺司餉主事張碩抱素不得軍心一日露刃大噪羣起而縛之公亟出撫之衆兵羅拜泣陳其故且曰惟我公在我輩不敢叛耳公向商民借貸以給其餉隨執首惡七人立斬之復糾張碩抱貪

尅下獄總兵唐鉅貪橫無法借用儀仗已成跋扈之
勢公指其罪狀上令械繫鉅鎮中文武將吏始知有
朝廷之法癸未十月流賊攻潼關秦督孫傅庭敗潰
二月初八日太原報陷蔡中丞懋德死之公設位而
哭二十二日報寧武陷周總鎮遇吉舉家巷戰而死
公嘆曰此真男子也即露宿城頭分兵扼險要三月
一日大同逆鎮迎降撫臣衛公景瑗不屈歿道臣朱
公家仕偕妻投井歿人心震撼公集文武紳衿於城
樓設太祖高皇帝位歃血共誓同心歿守又集軍民

諭以大義企圖賊之貪虐衆爲感泣檢卧所止衣被
一篋出以犒兵存大紅公服一襲付中軍官曰脫有
不幸用以褻我監視內臣杜勲總兵王承胤已降賊
勲忽歎語以降請公叱罵之公欲擒勲恐承胤驚覺
乃伏健兵於屏後遣人約總鎮議事因而擒之承胤
竟不至俄賊薄城下公率標兵北面背城用砲擊賊
所傷無數十一日叛監叛鎮開南門迎賊入軍民潰
亂公命轉砲內向日我親擊賊勢已不可遏左右環
哭擁行公曰離此一步無處所矣遂登北城樓絕頂

易大紅公服南望九叩從容寫遺疏並家書付提塘
官令縋城而下揮衆人去解腰帶自縊遺疏云微臣
一死報國並陳未盡私衷事我國家金甌全盛不謂
人心離散財用困窮一旦至此此臣之所以痛哭流
涕也臣力已竭臣罪滋深業南向九叩一死以報我
皇上矣念我太祖高皇帝功德高厚我皇上憂勤獨
深曆數無疆中興可待亦以收人心培節氣二者爲
先務而已矣收人心在愛民力愛民力在拔廉官此
大學所以反復於用人理財也我朝士氣原振第自

逆璫摧折遂至廉恥風微且仗節歿義之士多在敢
言直諫之中此宋朝所以待士仁厚也願我皇上鑒
採施行其家書云囑吾弟吾兒用心護聖主讀書須
讀經世書咕嗶之學無用也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
可不讀我以死報國家此心慊然朝聞夕死無二也
勿以爲念至三月十五日提塘官將遺疏投通政司
十七日上諭宣撫朱之馮死難最慘忠烈可憫着首
輔從優議卹時賊已至城下杜勳乘城飲于樓至十
九日門開城陷求如公背城擊賊者無有也痛哉公

少年登科文弱不勝衣而據座談理詞色嚴正有老
學宿儒所不及至於事關綱常名義則意氣奮發噴
薄日月又居然萬夫之望也其蚤登科名與金公伯
玉同恂恂如處女與金公同而好學各理清節無不
同又同捐一生以完古今之大義一時一地兩見偉
人古所未有也

附載甲申三疏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金鉉題爲神京之藩屏全
藉宜雲宜雲之守備聞尚可恃伏乞皇上專撫鎮

之事權收回監視之命以爲根本聲援以挫逆賊
之狂氣事痛自逆賊破秦以來山西河北畿南風
鶴未萌而官民俱已奔潰卽有一二仗節不屈之
士乃疎于防範復爲逆民所圖如撫臣徐標者久
不足爲國家之翰蔽今真保之間警報少緩而代
州已陷賊鋒正逼大同賊哨且至宣府職于初五
日聞報方寸驚惶竊謂天下大勢自茲去矣蓋逆
賊欲犯京師誠慮宣雲號稱雄鎮其中勁旅難與
爭鋒是以欲先取宣雲然後與畿南賊兵合股竝

力以逼王畿無所更爲顧忌設謀誠狡爲憂實深
畿正在傍徯適有人自宜府來京就而問之幸其
大有可恃蓋大同一聞賊報代藩卽散財發粟鼓
勵兵民兼之撫臣衛景瑗亦能協力固守有屹然
不動之志而宣府撫臣朱之馮夙秉忠清之操兼
有遠略殊得士民之和合城士紳富戶不下二百
人分有汛地每人各募勇士乘城措給資糧不
僅望內解亦不取給民資人人願效死勿去此自
逆賊破秦之後數月以來數十名城所未有者賊萬

一來攻必可以老師挫其銳倘有勤王之師其乘間而謀之則賊可殲而京師之干城端在此矣惟

是一切守禦方畧料理已定忽有欽遣內臣至彼未免以已意多所更張上下官民反致擾亂又聞內臣帶有隨從人役不下四五百人此四五百人者難保其人人守法唯謹無毫忽敢擾民間且內臣之節制又不知果能嚴肅否也若從此人心一渙大勢將不可知宜雲不支臣恐有不忍言者臣世居京師性命身家視皇上宗社安危與共是以

昧死陳言非敢沽諫內遣之名亦非故爲躍冶之舉萬望皇上收回成命將宣大監視內臣卽刻罷遣立敕兩鎮撫鎮諸臣嘉其忠義責以後勁俾終始秉安貞之誠與民固守仍出奇設伏以屈賊鋒再調勁兵一枝聲言合助以資其犄角之勢則京師可恃以無恐矣尨望皇上因此兩鎮以例其餘倘有督兵重臣之處果能精戰守之圖則所遣監視可次第而罷以一其事權天下事尙可爲也

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題爲賊鋒四逼傳聞可駭

乞立賜收回內臣兵柄分任文武大臣以奠宗社
事邇日狡賊自蒲州過河分頭四犯山西全省陷
沒西路聲息不通蓋十餘日矣京師喧傳賊破大
同馳至宣府城中士民惶惶撫臣朱之馮方集衆
登城歿守監視內臣杜勳同總兵王承胤出城迎
賊之馮力不能止退守一隅俄頃滿城皆賊之馮
猶自放一砲擊賊旋爲賊執恨而碎割之長安所
傳皆同之馮少年正骨素以忠孝自矢其臨難不
苟見危授命可必其然而杜勳奉命監視之人卽

爲開門迎賊之人使手不握重兵總兵結爲腹心
卽有叛志之馮自當執而殺之然而不能也則監
視之不可恃而深爲害也不獨杜勳一人可虞矣
伏乞皇上毅然振怒將杜勳弟姪名下內官在京
者駢誅之示儆亟加之馮官爵錄其後人以爲效
外者之勸現今京營捕管內臣亟宜撤回還其兵
柄於總協大臣集各勲戚諸臣於城頭分布信地
我皇上身自爲將居中調度閣臣范景文憲臣李
邦華老成歷練曉暢兵事而景文守通州守南都

尤著明效望皇上令之日侍左右咨其籌畫使京營將領劄營城外多設砲火使賊不敢近城飛促督臣王永吉鎮臣唐通入援京師商民見皇上如此振作自然人心帖定勇者出力富者出財重地可保無虞吃緊尤在速撤城上內臣賊勢已迫立刻決斷施行宗社幸甚百萬生靈幸甚

兵部

題爲縋賊上城甚駭聽聞乞立

賜查究事臣接京營巡視御史王章手札內云王曹諸監視昨夜將賊杜勳等暗用繩繫上城不知

何故人心洶洶變在旦夕等語臣聞之心碎髮豎
賊勢洶湧如此危急臣累次至城闕欲覘城上守
禦情形輒爲監視阻抑已經面奏今突絕賊渠上
城不知曾否奏知恐有奸究人心洶洶變起非常
乞立賜推問以杜隱奸宗社幸甚

金兵部鉉

金鉉字伯玉宛平人生而穎異博古能文年十八舉
順天鄉試第一戊辰進士釋褐後歸娶授揚州府學
教授日進諸生闡明濂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

一時知名之士多從之遊比於宋胡安定先生尋轉
國子監博士庚午遷工部主事督理軍器躬自察飭
甚慎有加當是時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彝憲奉敕
總理戶工兩部錢糧且建立公署通國共駭公特建
言請罷蓋唯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恥之維非止
爲糜費無益計也疏入不報未幾彝憲移檄內開兩
部司屬謁見合照部堂體制等語公憤然曰不幸而
前言驗矣又疏糾彝憲亢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
迪簡之臣子而令其罄折偃僂將置自有之堂屬別

行誣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臣委質
聖朝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削劄彝
憲之庭致雁交結之條奉旨切責然兩曹諸司迄無
一人肯至彝憲之署彝憲慙甚亾何分稅杭州未任
以病請告歸甫匝月彝憲以火器不中式叅公奪職
時周禮部鑣曹刑部簽上疏白其無辜竝坐降謫自
是公家食十三年鍵戶讀書究心性命之學與諸弟
抵掌今古怡然甚樂乙亥春奉旨起廢朝士多薦公
吏部議與石齋黃公經齋高公同起用中官曰他人

可用是人。不居我輩於人面。安可復用也。因嚴旨責
冢宰。且真選司獄。起廢之議。遂罷辛巳公。父汀州知
府顯名。卒於丹陽。公自燕徒。跣奔赴葬。父晉陵奉母
而北。從遺命也。服未闋。復有起廢之旨。衆又薦公一
日。上御文華殿。召六部堂上官及科道掌印官。面舉
清廉官。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舉公。及沈公。自彰上
領之。卽補。自彰文選司郎中。公甲申二月。服闋。起補
兵部主事。巡視皇城。甫二十餘日。流賊犯宮闕。三月
十九日。早聞。上變裂。眦罵賊。裏易素服。表加冠袍束。

牙牌趨信地入皇城門有內官同守職者突潰而出
公猶呵止之不顧去公趨大內且見諸官人狂奔逸
出公在西苑河側解牙牌付家人劉元曰歸送太夫
人餘無所言投入御河班役急挽之公怒以手捶班
役復躍入而死先是聞流賊陷大同公上疏曰宣府
燕京之救也宣不救則燕亦不救撫臣衆之馮忠勇
足恃但恐受內臣之掣以債事耳請亟撤之不報未
幾內臣杜勳迎賊朱公死之公大慟語其弟曰今日
我哭勉齋數日後汝輩又當哭我矣至是果能畢其

志劉元歸報母章氏妾王氏弟錄俱赴井歿時賊據
大內人不得入踰月賊去見冠袍浮水上公首無可
認識家人以經環驗實持歸配以木身成殮禮

成兵部德

成德字玄升懷柔人少倣儻有大志以忠孝自負爲
諸生時因家近京師每聞逆奄魏忠賢竊柄肆虐則
斫几在叫曰吾恨不能爲天下殺此賊聞者驚避公
怒罵自若又得楊公二十四罪疏讀之焚香下拜曰
大丈夫當如此懷柔人以爲狂生其父文桂母張氏

獨善之崇禎辛未成進士選滋陽令有廉能聲然頗
直不能俛仰上官時陳留人王國賓爲知府險而鄙
公每譏刺之推官李恪從中挑構輒切齒公乃列欵
揭之巡按禹好善被劾逮至京時山東士紳極言其
寃上使人至滋陽訪之所糾不實擬寬釋之矣時烏
程溫體仁當國初以校卜爲諸君子所擯出疏糾與
推者上傾心信之乃以黨之一字禁錮諸正人而導
人主以刻薄之術時海內有颯然衰亡之象矣公在
獄每閱邸報輒怒忿不平曰我皇上能除魏忠賢之

奸而不知大奸復在肘腋也於是具疏論列體仁罪狀直聲震天下受杖者三下詔獄謫戍榆陽懸坐無主贓六千七百有奇體仁恐其復有疏也遽發遣留比其家屬妻劉氏及女俱以困斃母氏聞公受杖不復悲痛曰吾得爲范滂母矣乃使扶掖坐西長安街候體仁出朝迎而晉之謂其殘害忠良欺君誤國斥之爲李林甫秦檜未幾大兵破懷柔或勸其父文桂宜避去文桂曰見難而逃吾無以見吾子也遂率其女及公二妾童氏蕭氏俱歿之公至戍所衣食不給

處之泰然益肆力於學行坐輒以一編自隨如是者
七年癸未冬赦罪補如臯縣知縣上疏陳謝兼言有
司掊尅之害民甚有賣王鹽以充私橐徵站銀以飽
慾谿者言甚剴切隨內擢兵部主事痛心時事以幼
子夢來託金壇王有三家誓以身殉既受事見兵柄
盡寄中涓議論紛紜宸聰日塞每過同年孫承澤寓
相對唏噓流涕時流氛已至昌平巡視京營科道請
催營兵登埤不報上謂戶部旣稱無餉內帑業已如
掃各官速爲集議公謂澤曰事迫矣無可議宜催京

營諸公勒兵上城吾輩各罄所有又勸商民義輸支
持旦夕以俟王永吉吳三桂之至可也公歸盡以衣
服簪珥送至承澤家合之衆人所捐運至城上十八
日復共議捐措間聞城上監視大璫絕叛璫杜勳上
城知有異謀往請召對不報次蚤公約澤同至魏內
閣藻德寓請皇上親御城樓各官願分地死守語未
竟錦衣衛駱養性至謂官中無皇上適官人奔馳於
外執而問之所言皆同也公至澤家泣別約以同死
家人忽報澤室人劉氏子媳林氏已投井矣公感嘆

而去澤入玉鳧堂書笥後自縊有傭書蘇州人姓盛者呼衆家人抱而解之環泣而守已聞公回寓同母及妹俱縊矣澤誑諸僕治棺殮兩烈婦復同子道撲入井中有舊班役持賊僞示來看尋至井所呼衆救出甫甦已爲賊執拘繫僞紀功司所當其入井日晷未已比出已未末矣然而不灰豈非天哉至今輯公遺事不禁腸沉沉痛淚淫淫下也公二子在北者甫六歲余經紀遺產託其妹撫之乃以瘞卒在南者撫于王有三家以女字之女歿又以甥女字之此古人

也

申太僕佳胤

申佳胤字孔嘉永年人甫弱冠登賢書中崇禎辛未
進士授儀封縣知縣調繁杞縣安靜宜民時稱良吏
擢吏部主事留心人才每袖一小冊有所聞輒札記
有忌其座師楚人文安之者詞連公遂降南國學博
士陞太僕寺丞甲申之變公適在畿南查馬聞警倍
道而入將抵都時賊已薄昌平都中城守屬之內監
百務廢懈人已知其不守從者止公潛居近地公曰

吾君吾親在焉可辟匿乎遂入及監視內璫等開門
迎賊公微服至王恭殿坐井傍候變聞上崩投井死
公平日嗜學手不釋卷所著有四書鐸詩經鐸行世

華都尉永固

鞏永固字洪圖宛平縣人尚樂安公主公主乃李選
侍女所謂八公主也都尉崇文雅被服如儒生喜與
賢士大夫遊人方之王晉卿公主甚賢每值都尉宴
客則蔬果酒茗必親閱焉客或散蚤必訊曰今日柰
何不歡毋亦餌醴不潔乎崇禎癸未二月初九日上

名公侯伯至德政殿言祖制勲臣駙馬入監讀書習武經弓馬問各有子弟年各幾歲成國公朱純臣定國公徐允禎等皆對以子尚幼而都尉獨上疏請就學云成弘以前赴監考驗嘉隆以後就家教習然先年教習尚皆三年六年考滿近則終歲屢遷或踰年不補矣與其設員無定徒遂偃仰之私孰若相觀有成追隨從公之邁橋門環聽瞻振鷺之有容嬰圖序賓赴騶虞之合節先朝駙馬若梅殷李堅趙輝朱瑛井源焦敬石璟或著節封疆或宣猷樞府豈非嚮學

之效臣又安敢自棄於聖明之世哉死上上褒嘉之未幾公主薨例有遺念之進上諭遺念不必進其冠頂服册及有龍鳳袍器着恭進因進公主金册一道九翟珠冠一頂禮服一襲龍鳳裙襖十四件龍鳳尺頭二十疋龍鳳屏椅九件鳳床六張鳳衣鏡一架因言今日之事起於遂平長公主乃近例非舊制也向臣恭謁壽陽瑞安延慶大長公主墳園及觀其祠宇其金册衣冠宛然在列其子若孫凜遵世守設其裳衣不啻圭璧琬琰蓋先朝之制亦未詳進繳之例也

上得疏惻然因還其冠服金冊止收龍鳳器物至著
爲例又疏請爲建文帝加徽號正祀典尤稱瑋議甲
申三月賊破宣大上憂甚命大臣集議時詞臣李明
睿請駕幸南京項煜請送皇太子南京科臣光時亨
方糾明睿爲邪說上御勤政殿獨召都尉密商然真
保之間路已梗塞又欲以太子屬公而惜已晚矣三
月十九日都城陷時公主樞尙在堂呱呱二女公主
所生也乃以黃繩繫於樞前縱火焚之自書八大字
世受國恩身不可辱佩於胷前自刎而死

劉新樂文炳

劉文炳任丘縣人崇禎帝生母孝純皇太后之侄封
新樂侯孝純皇太后以萬曆壬辰生以甲寅薨享年
僅二十二時上甫四齡及御極思慕不置新樂母徐
太夫人尙在庚辰九月初二日遣武英殿中書四人
赴新樂第繪太后御容繪成徐太夫人以爲似光皇
帝選侍郭氏張氏李氏視之咸曰似蓋三人皆與太
后同事能記憶真容也乃捧安寶輿中用上鹵簿自
大明門迎入百官吉服俯伏道左百姓聚觀似億萬

計咸呼聖天子仁孝上步出歸極門跪迎入宮隨遣
大學士范復粹等捧冊封選侍郭氏爲定嬪張氏爲
襄嬪李氏爲恪嬪顧侍臣曰見三嬪如見母后也潛
然泣下者久之進封徐太夫人瀛國其子都督繼祖
孫新樂文炳都督文耀文登文炤俱敘賚有差甲申
三月十九日新樂聞宮中有變乃拜徐太夫人及其
父繼祖曰身受國恩惟有一死耳徐太夫人年九十
一矣挺身赴井嫡派男婦從之者十六人新樂以土
掩之請其父同弟文耀登樓闔門焚其賜第自縊而

死時惠安伯張慶臻闔家自焚宣城伯衛時春闔家
赴井俱無一存者襄城伯李國禎統袴子弟好譚兵
上誤信之委督京營鄙猥無能盡以兵柄授之內監
城破而逃賊執而殺之乃南中誤傳其爲殉難何可
與惠安宣城同日語哉

李錦衣若璉

李若璉字成甫上林苑蕃育署人祖籍新城永樂六
年立上林苑遷山東民實之遂家焉父世茂萬曆戊
戌武進士個儻有大志以未竟其用思收之於其子

故督責最嚴若璉遂出而遊學楚中既又入豫以武
中式比歸父沒痛憤之甚黑討翰鈴奠立功邊陲以
繼父志於崇禎元年中武進士官錦衣衛非其志也
然好交四方賢豪慷慨磊落士紳稱之未幾北鎮司
缺員此稱詔獄最爲要職故事率以厚力得之其時
魏璫敗後人厭許顯純輩流毒海內思得賢者而用
之遂以屬君受事之日以清白盟之于天往時凡厥
衛緝獲事件奉旨下詔獄者率無所異同君獨不然
每事詳加研審於情涉冤枉者立爲昭雪長安士民

畏厥衛如虎見公執公秉正頌聲載道一日巡捕營
獲一木工謂爲督師崇煥奸細奉旨打問君問原緝
員役曰袁督師現在遼東卽有異志渠之提塘承差
俱在京何必用一木匠爲奸細衆堅以爲真及訊犯
人隨口直認云袁督師脩蓋衙門帶方巾穿白綾袍
知我常在京中遂差打聽京中有多少兵馬欲起手
反叛君再四誘問始痛哭曰捕營苦刑叫如此說不
然駁回當時夾死我是山西人在京做木匠何曾到
遼東君據實上聞上令錦衣衛帥劉僑再審乃以爲

真立付重辟君失出降二級回衛君笑曰吾不以人命博一官也公歸囊橐蕭然閉門教子值甲申賊變書一贊於几上自經而歿後賊至其家每夜輒現形毆賊其英爽如此其時錦衣官死難者尙自有人憶余甫出井中爲賊所執羈之蘓州巷一空宅中其宅堂宇陳設及臥室衣衾冠幘宛然俱存而闔家俱赴泡子河死止知其人黃姓官錦衣而不知其名如此者尙多也